

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景定建康志（二）

（宋）周应合 纂

南京出版社



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景定建康志（二）

（宋）周应合 纂

南京出版社

卷之十四

建康表十

国朝^①建炎以来为年表。

时	地	人	事
建炎元年丁未		宇文粹中仍知府事。转运使李弥远权府事。五月，以宝文阁直学士、朝奉大夫翁彦国知府事，兼江东安抚使、马步军都总管、充经制使。七月，彦国致仕。八月，起复朝散大夫、秘阁修撰赵明诚知府事，仍兼江南东路经制使。	宰相李纲议以建康为东都，命守臣葺城池，治宫室，积糗粮，以备临幸。卫尉少卿卫肤敏言，建康实古帝都，外连江淮，内控湖海，为东南要会。中书舍人刘珏亦言，金陵天险，前据大江，可以固守。于是，宰相而下皆主幸东南之议。李纲请置沿江帅府，以备控扼，于是，江宁府带本路安抚使，仍以马步军都总管系衔。江宁府禁卒周德叛，执知府宇文粹中，杀官吏，婴城自守。会经制司属官鲍貽逊统勤王兵七千至城下，发运判官方孟卿檄貽逊进兵逼城，德等乃受招安。李纲行次江宁，与漕臣权府事。李弥远谋诛首恶五十人，其众千余，令常平提举王枋部赴行在。溧阳县卒起应周德，知县杨邦义禁止，不听。乃设方略尽捕灭之，且檄邻邑共入讨贼，贼以故不得逞。卒就擒事闻于朝，邦义迁本府通判。五月，诏江宁府修建景灵宫，诸帝共作一殿，诸后共作一殿。翁彦国已除知江宁府，委令修城及缮治宫室。朝廷给盐钞十万贯，彦国具札子，以为不足用。李纲奏上曰：“崇禧间，赐臣僚一第，动费百万，今彦国以修城，又新经兵火之余，令治宫室，只给钱十万贯，诚为太寡。”有旨，拨两浙淮南盐钱四十

^① 国朝：目录上为“中兴”。

			万贯付之，为五十万贯。且降指挥，令其因陋就简，不事华壮。上一日忽宣谕彦国修城骚扰。纲奏上曰：“创修宫室，一新城池，鸠工聚材，计置砖灰，工料浩大。集事之初，其势不得无扰。莫若明降指挥，令其掇移神霄宫及常平司廨宇，一切拆旧修盖，城壁亦因旧增葺，使彼有所执守，则费用省，而骚扰之患自息。”乃命尚书省札下，既而复批出，责降，且命降诏。盖黄潜善以彦国于纲为姻家，故密启以为潜翹之端也。 八月二十六日，殿前都指挥使兼京城副留守郭仲荀护卫隆祐太后前去江宁，节制一行军马。诏东南安抚经制等使及发运、监司、州军官，并听仲荀节制。
二年戊申			六月，诏：“疏决建康系囚杂犯死罪已下减一等，杖以下释之。”户部尚书叶梦得请上南渡，阻江为险，以备不虞。又请以重臣为宣总使，一居金陵，总江浙之师，以备退保。群盗有张遇等，号“一窝蜂”，初破镇江，遂屯金山寺及杨子桥。诏两浙制置使王渊招安之。贼虽受招安，而犹纵兵四劫。乃诏吕颐浩率江淮制置使刘光世、两浙制置使王渊等图之。于是，颐浩单骑入贼营，遇等皆出迎，惟刘彦不至，乃主谋不降者。颐浩断其足，钉于杨子桥上，余党怖而释甲。 十二月二十六日，诏江东路武臣提刑于江宁府置司。
三年己酉 四月，上发临安如建康。 闰八月，上发建康如浙西。	诏改江宁为建康府。	二月，明诚移知湖州。三月，吕颐浩以中大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知府事，兼江南东路安抚制置使。四月，起发勤王，拜尚书右	上渡扬子江，至镇江府。初，右谏议大夫郑穀累章请移蹕建康，幸执沮之。至是，穀扈从。上谓穀曰：“不用卿言，至此。”上至镇江，顾中书侍郎朱胜非曰：“不若径往杭州，此中诸事暂留卿处置，事定即来。”吕颐浩充江浙制置使，刘光世为行在五军制置使，屯镇江府，控扼江口。杨惟忠节制江南东路军马，屯江宁府。 三月一日，诏：“贼马已离扬州，钱塘非可

		仆射、显谟阁直学士、朝请郎连南夫知府事。六月，以大中大夫、工部侍郎汤东野知府事。闰八月，东野改除提举应副六宫事务。同月，以朝请郎、徽猷阁待制胡舜陟知府事，兼沿江制置使。沿江制置使始此。以右仆射杜充兼江淮宣抚使，知府事。十月，显谟阁直学士、朝请郎陈邦光知府事。	久留，便当移辟江宁府。应江宁府合预办并沿路一行程顿等事，有司疾速施行，务要前期趁办。应副诸军外余事，尽从简便，不得骚扰。”仍命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领府事。是月，苗傅、刘正彦为逆，请太后垂帘听政。上为太上睿圣仁孝皇帝，居别宫。太子魏国公摄政，庶便和议，改元明受，大赦天下。乙酉，颐浩交府事。丁亥，赦书至，江宁人情恂恂。时颐浩之子担任两浙漕属，遣人赍蜡弹报颐浩，具道苗、刘反叛及擅废立。颐浩曰：“不共戴天之讎也！”遂倡义举兵讨贼，走介入杭，寓书张浚及刘光世共起兵。壬辰，颐浩上表：“请睿圣复辟，亲总万机，乃幸金陵，以图旧疆，不然，恐天下之必乱。”甲午，颐浩自江宁起兵。乙未，次丹阳，与刘光世会。壬寅，至平江府。乙巳，勤王之师五万发平江府。二凶惧外师之至，檄杭州，集保甲，选器械，扃城门，塞河道。守臣康允之悉不为行。是日，太后将下诏，率百官请上复辟。朱胜非召傅等六人至，语之，令军中自为一奏，傅无语，刘正彦尚以为疑。胜非曰：“勤王之师未来者，使是间自反正耳！所以招君等议，盖欲上下和同，不然下诏率百官六军请上还宫，君等置身何地？”正彦退立。傅曰：“独有死耳！”胜非乃使王世修草奏，持归军中，诸将书名。丁未，文武百官赴睿圣宫迎请复辟。四月戊申朔，上御朝，复建炎年号，除二凶淮南两路制置使，并请铁券予之。勤王之师至北关，二凶开涌金门遁去。辛亥，颐浩等入城。癸丑，以颐浩为右仆射、中书侍郎。上发杭州，幸江宁府。胡寅言：“陛下家世都汴，舍汴何都焉？今欲用关中而制山东，则力未能至。按南渡六朝之遗迹，则舍建康不可。”上至建康，驻跸神霄宫，御笔改江宁府为建康府。上亲书御
--	--	--	--

制中和诗赐张浚，曰：“愿同越勾践，焦思先吾身。”卒章曰：“高风动君子，属意种蠡臣。”五月九日，颐浩奏曰：“陛下驻蹕江宁，改为建康，虽已付本府施行，缘诸路未尽知行幸所临，欲乞模勒亲笔镂板行下，庶使知陛下进幸中原，以图恢复之意。”从之。其亲笔令建康府收掌。六月，上以久雨不止，召郎官以上赴都堂言缺政。上手诏以四事自责。立皇子昀为皇太子。秋，太子得疾方瘳，有金香鼎置于地，宫人误触之，仆有声，太子应时惊搐不止。上命斩宫人于庑下。少顷，太子薨，年三岁，攒于建康城中铁塔寺法堂西偏之小室。

七月，韩世忠军还，执苗傅、刘正彦、苗翊诣都堂，审验毕，磔于建康市，枭其首。韩世忠进检校少保、武胜昭庆军节度使，赏平苗、刘之功也。且赐“忠勇”二字，表其旗帜。封妻为和国夫人，给内中俸。将臣兼两镇功臣妻给内俸，自此始。乡贡进士李时雨上书言：“乞择宗室之贤者一人，以系属四海。”建炎以来言储嗣者，自时雨始。杜充弃京师之建康，岳飞说之曰：“中原之地，尺寸不可弃，况宗庙社稷在京师，陵寝在河南，尤非他地比。”充不听，遂从之建康。上谕宰臣曰：“张守人对，言不如留杜充建康，不可过江。”颐浩曰：“臣与王綯、周望、韩世忠议，本自如此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遂决吴越之行。于是，命诸将分守沿江，防淮之议遂格。初，颐浩、张浚荐充总兵防淮，除右仆射。寻命兼江淮宣抚，领行营之众数万，节制诸将。上遂发建康如浙西。诏曰：“诸路送纳纲运物色，除见钱并粮解赴建康府户部送纳外，其余金银绢帛之类，并赴行在送纳。”十月三日，建康府都总管司言：“乞于东阳镇添置巡检一员，权于本府差拨禁军一百人前去捍御，却一面招填土军。”从

之。十一月，金人大举兵，与李成共寇乌江县。杜充在建康闭门不出，岳飞扣寝阁谏之曰：“大敌近在淮南，睥睨长江，卧薪之势，莫甚此时，公乃不省兵事，若金陵失守，公能复高枕于此乎？”充竟不出。虜由马家渡渡江，充遣飞等十七人将兵二万与虜敌。大将王瓚以众数万先遁，诸将皆溃去，独飞力战。飞洒血厉众曰：“我众荷国厚恩，当以忠义报国，立功名，书竹帛，死且不朽。若降而为虜，叛而为盗，偷生苟活，身死名灭，岂计之得也！建康，江左形势之地，使胡虜盗据，何以为国！今日之事，有死无二，辄出此门者斩！”辞色慷慨，士及千户留哥。是月，虜陷建康。杜充既率麾下北去，总领李悦及守臣陈邦光并降。独通判杨邦乂不从，刺血书其衣裾曰：“宁作赵氏鬼，不为它邦臣。”虜觴二降臣于堂上，立邦乂堂下。邦乂熟视二降人曰：“天子以若县事，渤海太师李徽八等一十二人，及千户留哥。是月，虜陷建康。杜充既率麾下北去，总领李悦及守臣陈邦光并降。独通判杨邦乂不从，刺血书其衣裾曰：“宁作赵氏鬼，不为它邦臣。”虜觴二降臣于堂上，立邦乂堂下。邦乂熟视二降人曰：“天子以若捍城，既不能死，又不能抗，尚何面目见我乎！”虜怒，又命引去。明日，再引以见。邦乂遥望兀术，大骂曰：“若以夷狄而图中原，天能久假乎？恨不磔汝万段！”虜怒，剖腹取其心。朝廷寻赐庙额曰“褒忠”，谥曰“忠襄”，赠秘阁。车驾幸建康，复加赠待制，仍增赐田及银绢，且曰：“忠烈如此。颜真卿异代忠臣，且录其后，况为朕死节乎！”宣教郎赵垒之以前任上元县丞，金人侵犯，迎敌阵亡，与子恩泽一资。是年，置榷货务都茶场于建康。

四年庚戌		五月,沿江分三路置安抚大使,以建康、饶、宣、徽、太平、广德隶建康府路,置司池州。以吕颐浩为大使。诏二品以上即除大使。八月,以正议大夫、徽猷阁待制赵曩知府事,兼江东兵马钤辖,节制管内军马,省安抚使都总管。九月,江东西路安抚复置于建康府。	正月,中丞赵鼎言,请遣使督王玘进军宣州,周望分兵出广德,合邀虜归路。仍责玘不策应杜充之罪,俾立功自赎。并趣刘光世为邀击之计,使贼知江左军众,归路稍艰,必有退军之渐。如尚占临安、建康,则乘暑击之,期于克复而后已。时或传金人在建康为度夏计,故鼎是言。 四月,金人焚建康,掠人民,虏财物,欲自静安渡宣化而去。兀术屯六合,輜重自瓜步口舳舻相衔,至六合不绝。岳飞败之于静安。 五月,兀术复趋建康。飞设伏于牛头山上待之,夜令百人衣黑衣混虜中,扰其营,虜自相攻。益逻卒于营外,飞潜令壮士衔枚于其侧,伺而禽之。初十日,兀术次龙湾,飞以骑三百、步卒二千,驰至南门新城为营,遂战,大破兀术之众,斩首二千余级,获万户、千户二十余人,献俘行在所。上询问所俘人,得二圣音问,感动久之。 飞奏曰:“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,宜选兵固守。比张俊欲使臣守鄱阳,备虜人之扰江东西者,臣以为若渡江必先二浙,江东西地僻,亦恐重兵断其归路,非所向也。臣乞益兵守淮,拱护腹心。”上嘉纳,赐金带鞍马等,褒嘉数四。 韩世忠与兀术相持于黄天荡。兀术见世忠整暇,色益沮,乃求假道甚恭。世忠曰:“是不难,但迎还两宫,复旧疆土,归报明主,足相全也。”兀术既为世忠所扼,欲自建康谋北归,不得去。或教于芦场地凿大渠二十余里,上接江口,出世忠之上。遂傍冶城西南隅凿渠成。次早出舟师,世忠大惊。金人悉趋建康,世忠尾击,败之,虜终不得济。乃揭榜募人献破海舟策,有教其火箭以破海舟者,一夜造火箭成。明日,引舟出江,其疾如飞。天霁无风,海舟皆不能动。贼以火箭射海舟箬蓬,世忠军乱,兀术遂遁。 沿江分
------	--	--	---

			三路置安抚大使，一置司池州，以建康、饶、宣、徽、太平、广德隶之。建康本帅府，议者以镇江近而江州远，乃移置大帅，于池州。
绍兴元年辛亥		六月初四日， 壕提举临安府洞霄宫，中散大夫、直宝文阁张缜知府事。十一月，缜移饶州，资政殿学士、左中大夫叶梦得知府事，兼江南东路安抚大使、马步军都总管，兼充寿春府滁、濠、庐、和、无为军宣抚使。	工部侍郎韩肖胄言：“国以兵为强，兵以食为本，宜理淮南，以修农事，则转输可省。”遂命屯田员外郎置局建康，行屯田之法于两淮上。上在会稽，大脩明堂。诏：“虏破州县暴骨之未敛者，官为募僧道收瘞。”梦得出羨谷二百斛，钱三百万，募近城五寺二十人，于城四隅高原隙地各为穴，以待藏瘞。阅十九日，得全体四千六百八十有七，断折残毁不可计者又七八万。梦得奏：“京东诸州艰食，桑柘不熟，二浙商贾转贩入京，诸州收息数倍。”朝廷方议：收复必将与天下为一家，京东虽见属伪境，然皆吾民也。今从伪之人日夜不忘本朝，而我因其饥寒而遂困之，是弃之也！毋乃重失其心乎！有旨：禁止告捕，支赏捕官，令帅臣监司觉察施行。梦得于大兵之后营理学校，延集诸生，得军赋余缗六百万以授学官，使刊六经于学。
二年壬子		闰四月，梦得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端明殿学士、朝奉郎李光知府事，兼江东安抚使，仍兼六郡宣抚使。十月初六日，光提举台州崇道观。十二月，端明殿学士、朝奉大夫赵鼎知府事，兼江东安	春，初北贾有至建康者，言中原民苦，刘豫虐政，皆望王师之至。前后所言略同。知寿春府陈辨者始贰于豫，兼用绍兴、阜昌年号。知濠州寇宏本群盗，与伪宿州守胡斌通。至是，建康大帅叶梦得使拊之，辨、宏皆听命，因与之锦袍、银枪之属。既而，豫遣其将王彦充攻寿春，为辨所败，而宏遂与斌绝。梦得密令三州布本朝德意，务以怀来。辨遂复固始县，招纳吴青等二千余人，会豫众复犯二州。梦得遣统兵官王寇等援之，豫众遁去，遂复光州。梦得言：“淮西久苦兵革，人心厌乱，渐思复业，人人皆有营生休息之意。如滁州百姓已屡乞除知

		抚使。刘光世为江东西宣抚使，置司建康。	州，其余可见。欲依准东例，除提点刑狱一员，申举政事，招诱流亡以安辑之。复业之民，或量借官本，劝之耕种。数月之间必有成效。” 诏沿江修守备。吴表臣言：“大江之南，上自荆鄂，下至常润，其要紧处，不过七渡。下流最紧处，如建康之宣化、镇江之瓜步是也。此处当择官兵修器械。其余非径捷之处，略为之防足矣。” 诏以付沿江帅守。 无为军守臣王彦恢言：“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，欲保建康，必内以大江为之控扼，以淮甸为之藩篱。又必措置兵食，以贍国费。大江以南，千里浩渺，若欲控扼，非战舰不可；大江以北，万里坦途，欲遏长驱，非战车不可；舒、庐、滁、和，良畴万顷，欲措置兵食，非营田不可。” 又言：“江面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，其险可守者六：江宁镇、硃沙夹、采石、大信、芜湖、繁昌（详见《武备志》）。” 四月六日，户部尚书章谊言：“迪功郎沈敦前监建康府在城税务，一任所收商税，比类计增四十六万余贯，依累赏法，合该磨勘三十三年。” 诏沈敦特与改次等，合入官，仍颁行诸路。 闰四月九日，诏绍兴府榷货务都茶场，限三日起发移于建康府置局。 李光乞行宫比临安增创后殿。许之。上曰：“但令如州治足矣。若止一殿，虽费数万缗，亦未为过。必事事相称，则土木之侈，伤财害民，何所不至？” 赵鼎始至建康视事时，孟庾、韩世忠皆驻军府中，多招安强寇。鼎为二府，素有刚正之风，庾、世忠皆加礼，两军肃然知惧。民既安堵，商旅通行焉。 十一月十八日，门下省言：“建康府江南北岸，荒田甚广。诏令孟庾、韩世忠措置，将兵马为屯田之计，体仿陕西弓箭手法。” 刘光世置背嵬亲随军，皆鸷勇绝伦，一以当百。又自出己意，造克敌弓斗，力雄劲射，铁马一发，应弦而倒。
--	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三年癸丑		三月，赵鼎移知洪州。五月，降授右朝请郎、徽猷阁待制欧阳懋知府事。八月，左朝请郎、徽猷阁待制沈晦知府事。九月初八日，提举台州崇道观。十二月初一日，左朝奉郎、直龙图阁吕祉知府事，主管江东安抚司公事。	正月八日，诏差户部侍郎姚舜明前往建康府，专一总领应干都督府钱物粮斛，仍于都督府选差有风力、谙晓钱谷属官四员，充粮料院审计司监官，都督府管下官兵等，帮勘请给，并经由户部粮审院依条帮勘支給。建康府榷货务都茶场，亦仰舜明提领。上命韩世忠措置建康营田。世忠言：“沿江荒田虽多，大半有主，难以如陕西例。请募民承佃，蠲三年租。五年不欠，给佃人为世业。”世忠驻军建康，宰相吴元直、朱藏一共议令江东漕臣月桩钱十万缗，以酒税、上供、经制等钞应副。其后，江浙湖南皆有之，大为民害。江浙月桩钱自此始。刘光世言：“军马移驻建康府，诸色费用不少，防秋是时，本军别无激赏等钱物，先奉诏支银一万两，江东路空名度牒一百道。”诏令户部支绢三千匹，专充激赏。沈晦罢知府事。以臣僚言，江南帅府其任不轻，晦知婺州日，事多轻率，故有是命。
四年甲寅			汪藻言：“自东晋以来，累朝皆治金陵。当时中原为五胡所据，以江南北侨立州郡，纳其流亡之人。比金人入寇，多驱两河人民列之行阵，号为‘签军’。彼以数百年祖宗涵养之恩，一旦与我为敌，岂其本心？特妻子父兄为其以死胁之，出于不得已而然耳，固未尝一日忘宋也。今年建康、镇江为韩世忠、岳飞所招，遁归者无虑万人，其情可见。臣以为莫若因此时用六朝侨寓法，分浙西诸县，以两河州郡名之，如金坛权谓之南相州，许相州之人皆就居焉。其它类此。”正月十七日，吕祉言：“乞自绍兴四年以后，应人户因兵火逃移抛荒田土，如召人户请佃开耕已就，功力未及二年，虽元主复业，且令先佃人耕作。候及三年，方得交还。余并依见行条法。”六月二日，建康府获番贼一名，取问，系涿州人。上曰：“此吾民也。止令诸军，使令不可杀也。若女

			真,则不可留。”二十九日,诏:“车驾不测行幸,令浙西建康江东安抚司疾速豫行,计备经过去处钱粮舟船顿递,即不得开修道路,过为供帐,以致骚扰。”七月十九日,吕祉言:“建康府旧存水军指挥,废罢年深,欲招置三两指挥防守战船,即无见管,望量行支降见钱三五万,措置打造,招置三指挥,以五千人为额,令招募委实谙晓船水之人,不管稍有抑勒,支钱三万贯造船。”十月,上将亲征,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在承州,以援兵未至,退保镇江。时江东宣抚使刘光世军在马家渡,淮西宣抚使张俊军在采石。遂诏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,且令俊移军于建康。于是,光世进屯太平州,韩世忠复统兵过扬州拒贼。十一月,上问宰执,江上控扼之计如何。胡松年曰:“臣到镇江、建康,备见西军将士奋励,欲摧丑虏,必能立勋。”十二月二十二日,诏车驾进发,令谏院船次后省泊,从司谏赵鼎请也。先是降诏进发建康,故有是命。
五年乙卯		二月,吕祉除检正诸房文字。三月,左中奉大夫、直秘阁叶宗譔知府事,兼主管安抚司公事。张俊为江东宣抚使,置司建康,寻加少保。	诏前宰执条上攻守策。赵鼎言:“臣愿先定驻蹕之所。今銮舆未复旧都,莫如权宜且于建康驻蹕,控引二浙,襟带江湖,运漕财谷,无不便利。淮南有藩篱形势之固,然后建康为可都,愿与二三大臣熟议之。”
六年丙辰			六月,张浚言:“东南形势,莫重于建康,实为中兴根本。且使人主居此,则北望中原,常怀愤惕,不敢自暇自逸。而临安僻居一隅,内则易生安肆,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

			心。”遂奏请圣驾秋冬临幸建康，抚三军而图恢复。时浚在江上，会诸大将议事，乃命韩世忠屯承、楚以图淮阳，命刘光世屯庐州以招北军。张俊练兵建康，为进屯盱眙之计。命杨沂中领精兵，为俊后翼。命岳飞进屯襄阳，以窥中原。于是，国威大振。暨浚自江上归，又力陈建康之行，为不可缓。朝论不同，上独从其计。 赵鼎奏：“得张浚书云，建康日纳盐钱甚盛。”上曰：“沿路既安，商贾放心往来。”鼎曰：“亦缘久不变法。”上曰：“法既可信，自然悠久。”盖自立对带法，二年不变，故比之常岁增羨。 十月，刘猷以众数万欲犯建康。杨沂中至藕塘，与猷遇，乃遣摧锋军统制吴锡，以劲骑五千突其军。贼兵乱，沂中纵大军乘之，贼众大败。 樊相伯以司农少卿提领江淮营田公事，置司建康，擢王中孚为屯田员外郎，以为之副官。给牛种，抚存流移，岁中收谷三十万斛有奇。 十二月二十八日，诏建康府于系官田内拨上等田十顷，赐王稟家。以稟向在太原，竭忠尽节，访闻其子三人流落，故有是命。
七年丁巳三月辛未，上至建康。		四月，宗谔除福建路转运使。二十二日，右朝请大夫、直龙图阁张澄知府事，兼主管安抚司公事。	正月一日，诏曰：“朕惟两宫北狩之久，痛切于中，而道君皇帝春秋益高，念无以见勤诚之意，可令人内，内侍省差官一员，前去建康府元符万寿宫，修建祈福道场三昼夜，务令严洁，庶称朕心。” 初二日，中书门下省言：“将来车驾幸建康，沿路合用钱粮之类，并系随军转运职事兼，经由州县不得以行幸为名因而骚扰。如违，按劾以闻。” 又诏营缮行宫，不得华侈，仰叶宗谔具知稟闻奏。 三月三日，都督府言：“今来车驾幸建康，其沿江津渡合行关防讥察。”诏：“权依两河法，候边事宁息依旧。”又诏：“幸建康，出陆月，天气稍暄，应扈从官许戴凉笠。” 上次建康，召胡安国赴行在，安国上所纂《春秋传》，上甚重之。 初十日，诏江南东路安抚司干办公

事王濬献《六朝进取事类》，与升擢差遣。李纲奏云：“车驾以仲春令辰发吴门，亲总六师以临江表，去吴越而幸建康，渐为北伐之计。志虑规模，可谓宏远矣！愿益广圣志，充而行之，勿以去冬骤胜而自怠，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，则中兴不难致矣”。

纲又奏：“沿江诸军，近多火灾。臣窃见军马屯聚去处，多以茆竹席茭之属，盖搭房舍，以省功力。今车驾临幸建康，千乘万骑，理当建置营房，屯驻将士。谓宜宽商贾，招徕材植，置官窑，烧变砖瓦，下州县摘那工匠，选材董事，不数月久，即见就绪，庶几火不能作，人得安堵。”四月，张浚奏：“雨既沾足，又即晴霁，庶于蚕麦无妨。”上曰：“朕宫中亦养蚕两箔许，欲知民间蚕熟与否。”又曰：“朕闻祖宗时，禁中有打麦殿。今后圃有水，朕亦令人引水灌畦种稻。不惟务农重谷，示王政所先，亦欲知稼穡艰难耳！”叶宗谔言，“车驾到府，率本府应文武官朝献。”从之。杨邦乂建炎死事，本府建庙，赐额曰“褒忠”。上甫至建康，首诏守臣，增广修盖。

岳飞入见，升宣抚使，因扈驾至建康。以刘光世所统王德、郾琼等兵五万余隶飞。张俊引兵还建康，入对，告上曰：“刘光世罢军政闲居，臣有登仙之叹。”上不乐。六月十九日，三省言：“建康府乞放免建炎元年至绍兴元年未起左藏库钱帛等。”上曰：“建康兵火之后，遗民无几，何忍更追取积年逋欠之物，即可并除之。”

七月十二日，宰臣张浚言：“雨泽稍缺，建康地形高，最觉缺雨。”上曰：“朕患惟不知水旱之实，宫中种两区稻。昨日阅之，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，须精加祈祷，庶早得雨泽。”上旨：“蠲诸路民户绍兴五年以前欠租，坊场所负亦除之。”诏：“翰林院差官四员，分视府城内外居民之病者。其用药，令户部药局应副，仍置历除破。如有死亡，委实贫乏，令本府量

			度给钱助葬。”十月十五日，诏：“日轮侍从官一员，诣保庆寺祈晴，仍令建康府差官如法祈祷。”督府请修建康城，期会迫促，又以军储不足，夏税正绢每匹折钱八缗。澄言：“行宫甫毕，不宜复兴大役。民力已困，折变何以堪之。”诏罢筑城，而折帛减二千，至今以为例。张浚自当国，引吕祉为援，复用韩玘为淮南漕。玘尝倖建康日，刘光世待之不以礼，又尝为其属刘靄所辱，积此二忿，故力建议罢光世军，遂以祉代为宜抚判官。后祉为光世军郿瑯所杀。光世之兵降伪齐，三衙外，但有韩、张、岳三军。今镇江大军，韩氏部曲也；建康大军，张氏部曲也；鄂州大军，岳氏部曲也。东南惟以润、昇、鄂三军为根本。
八年戊午二月，上如临安，遂定都焉。		二月初四日，澄移知临安府。端明殿学士、左通议大夫章谊知府事，兼安抚大使，兼行宫留守司公事。安抚兼留守司始此。六月二十六日，提举江州太平观。同月，资政殿学士、左中大夫叶梦得知府事，兼江南东路制置大使，兼留守。	正月十一日，上谕辅臣曰：“将来幸浙西，建康诸宫屋宇及百官廨舍，皆令有司照管。它时复幸，免更营造，以伤民力。”赵鼎奏曰：“即令建康府拘收。”且言虏人若以大河之南归我，当驻蹕建康。上曰：“群臣上殿，多论建康可都。蒲赞谓当择险要之地。勾龙如渊谓当修德而不在险。以二人校之，如渊为胜矣。”上将还临安，张守谓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，江流险阔，气象雄伟，且据会要，以经理中原。每对必为上言之。及将下诏东归，与赵鼎议于都省，不合，遂罢。召张俊至宫中，谕之曰：“朕来日东去，卿在此无与民争利，勿兴土木之工。”俊悚息承命。俊见地无砖面，再三叹息。上曰：“此事非难，但艰难之际，一切从俭，庶几少纾民力。朕为人主，虽以金玉为饰，亦无不可。若如此，非特一时士大夫之论不以为然，后世以朕为何如主也！”二月四日，宰执呈欲付吕颐浩建康留守，而颐浩以疾辞。赵鼎奏曰：“颐浩之政，长于弹压，建康之民愿其来。”上曰：“繁剧之地，固以弹压为先，若不动声气，使百姓阴受赐，小人却不知也。”

			中书门下省言：“建康府已除行宫留守。”诏：“应合行事件，并依西京留守司体例施行。”上发建康。三月二十日，诏：“自建康复幸浙西，经由州县，应办人户见欠绍兴六年以前税赋，并与除放。”叶梦得奏措置存恤河南官吏军民脱身南来事件，应往来渡口不得邀阻渡钱，应官屋寺观屋宇及赁户客店差官检踏分擘，遇官员军民到来，随人口多寡拨给赁户，不许增添房钱米斛饮食之物，不得乘势高抬价例。城市米缺，常平米。应有疾病，差官买药。金厅监修遇人来，请即特给付，官员请医，即时轮差。道路死亡，贫乏无棺，官员量给官钱，并处置櫬厝，军兵许于闲地埋葬。梦得以公府赆到羡钱二百万缗，售经史诸书，建绌书阁以藏之，而著其籍于有司。鲁督初调溧水县主簿，梦得材之，命行江宁县事，百里以治。与之论文计事，率至夜分。
九年己未			建康府学在州之东南隅，自罹兵火，城郭鞠为丘墟，独学宫岿然仅存，颓垣败壁，毁压相藉。梦得再至，因旧址撤而新之，为屋百二十五间，辟门南向，以面秦淮。既又作小学于大门之东，且援西京例，奏增置教官一员。四月二十六日，诏建康府永丰圩田拨赐韩世忠。梦得重建晋尚书令卞壺祠，在城西南隅墓侧，请于朝，赐额“忠烈”。
十年庚申			溧水县令李朝正有政绩，上谓秦桧曰：“近时县令以政绩被荐，往往别除差遣，不若与之进秩，因任庶久，则民安其政。”乃召对，迁一官，赐五品服，遣还。府城居民遗漏，延烧府治，自外门直至府宅皆焚毁，惟军资库及大军库无损。十二月八日，都茶场言：“昨建康务场分差官吏前去真州，给卖钞引。今真州客到稀少，而建康务场繁冗，监官人少，乞依旧并归建康。”从之。

十一年辛酉		十一月初十日，梦得除观文殿学士，再任。	正月乙卯，兀术犯寿春府。己未，命宣抚刘锜统所部兵二万人，渡江御之。时淮西宣抚使张俊已至行在，亟令向建康。壬戌，刘锜至柘皋，适与虜会。癸亥，锜与诸军合击之。俊大军继至，虜大败，遂复庐州。初，梦得团结沿江民兵数万，至是呼集，分据江津，遣其子内机模领数千人守马家渡。虜果使吾叛将郾琼轻兵来犯，觉有备，乃去。二月己未，刘光世、张俊、刘锜诸将捷书继至，军声大振。梦得亦奏，自用兵以来未有此举。诏奖之。三月癸丑，俊渡江归建康。时俊兵八万皆强壮精锐，为诸军之冠，号“铁山军”。初，上谓大臣曰：“中外议论纷然，以虜逼江为忧，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。今韩世忠屯淮东，刘锜屯淮西，岳飞屯上流，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，虜窥江则我兵乘其后。今虽虚镇江一路，以檄呼虜渡江，亦不敢来。”其后，卒如上所料。初，建康屯重兵，岁费八百万缗，米八十万斛，榷货务所入，不足以贍。至是，禁旅与诸道之师皆至，梦得被命兼领四路漕计，以给馈饷，军用不乏，故诸将得悉力以战。由是，朝廷益嘉之。九月一日，诏参知政事范同于溧水县葬父，令本路转运司应副。诸将既罢兵，乃置三总领，以朝臣为之，皆带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。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所置于建康，吴彦璋以太府少卿兼领。总领官正名自此始。
十二年壬戌		十二月二十二日，梦得移知福州。	
十三年癸亥		正月十一日，少傅、镇潼军节度使、信安郡王孟忠厚判府事，兼江东南安抚制置大使。	上谓辅臣曰：“向累降指挥搜访遗书，至今未有到者。朕观国初承五代之后，文籍散缺，太宗皇帝留意于此，及得李煜、孟昶两处图籍，一时号称足备。又诏天下访求先贤墨迹。当时昇州以羲、献而下十八人书迹及钟繇书《急就章》为献。南渡以来，祖宗御